

有一说二

集体跪拜是孝道还是笑道



近日，上海市嘉定区民办斌心学校举办的“孝敬文化节”上，学生和家长泪流满面，场面感人。活动还有一项内容：在庄严的乐曲声中祭奠华夏万姓先祖。有家长表示，学校以如此盛大的场面向学生普及传统文化，很感动。不过，作家、教育学者叶开表示，在推广孝道时要有所选择，下跪并不可取。孝的核心不在下跪，不在臣服，而在对长者的敬重。礼仪有形式，但不加取舍的孝道教育形式，很容易被人当成笑料。

■ ■ 刘雪松

上海嘉定区民办斌心学校的孝敬文化节，将中国几千年前的跪拜仪式，传承到了极致：800多名学生齐刷刷下拜磕头的规模、煽情的背景音乐、统一的汉服、三跪九叩的顶礼，加上在父母头上拔一根白发永远留念的“情思”环节，媒体报道用“泪流满面、场面感人”表述这场仪式的正能量传播效果。

从请名人演讲、组织学生集体给父母洗脚，到今天的学生集体跪拜，学校对于孩子的孝道教育还是蛮拼的。看着这些额头点地、小臂朝天的孩子们用肢体表现出来的虔诚，你不得不说这些孩子是乖巧懂事的，也是心诚意悦的。当然，回家之后是不是还这么对父母亲人礼仪当头，就是后话了。



学校教育的神奇效果就是这样，老师的话常常比家长管用。这800多学生能在学校以臣服的姿态下跪，却未必愿意在父母面前单独下跪一次。因此，传导到这些孩子身上的正能量到底有多少，恐怕还是不能过于乐观。孩子们终生难忘的，完全有可能是大于内容的形式。

斌心学校将三跪九叩的孝敬礼仪从传统中照搬过来，无疑给人以恍若隔世的突兀感。毕竟千百年过去了，经过了现代文明方式的广泛洗礼与传播，诸如跪拜顶礼之类的中国传统文化，由教育机构用庄重的仪式表现出来，正能量即便有，副作用也不可小觑。百善孝为先，但孝的核心不在下跪，不在臣服，而在对长者的敬重。同时，下跪与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独立思考、独立精神、独立人格，与不唯唯诺

诺地盲从的现代意义孝道，存在明显冲突。教育工作者如何在传承传统中去芜存菁，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和谐长幼关系与社会素养中找到准确的启蒙点，恐怕不是从先人那里拿来照搬这么简单。中国社会不缺这样那样的仪式，最缺的是对于仪式所传导的内涵的心领神会。连宣誓都可以背叛，下跪又能算什么？

孝道是远行时给亲人报一声平安，是重阳除夕的日子与父母围坐的一番家常话，是老人身处空巢时由衷的那份牵挂。中国教育最需要的是给孩子灌输这些融合了现代文明、社会责任的传统孝道意识，而不是赶鸭子一样将孩子们集中起来的一场下跪仪式。

礼仪有形式，但不加取舍的孝道教育形式，很容易被人当成笑料。给孩子一时的催泪，不如教他们一点一滴地感恩回馈。

人非跪者不能孝也？

■ ■ 余宗明

不知是因喜欢团体操表演还是想制造动静，近年来，学校组织学生跪拜父母、为其洗脚之类事件时有发生。说起来是孝道教育，可邂逅的总是一滩口水：“作秀说”“裹挟论”如子弹飞。从一些调查结论看，认为集体跪拜仪式“或属强迫”“过时了”等声音就不少见。究其原因，是规训式的孝道感召是对“孝”的内涵的窄化，它也未必能将学生观念导向行孝自觉。

孝的表达，从来都不止下跪磕头一条道，反哺从形式延伸到内在才是境界提升。而动辄屈膝，也容易给人多想，觉得它跟现代家庭伦理中内蕴的“对等尊重”价值相违。在此情境下，教育者当摒弃诸如“跪拜父母”之类的教育形式，对孝的阐释也该契合现代精神，而不是深陷对行孝表演加上集体行动的迷恋中，否则，很可能将学生带向歧途。

博议

正方

是堂生动“孝德课”

◎ 汪昌莲：我们没有理由质疑和指责，而应该感到欣慰和震撼。尊老敬老，心存感恩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把真实的生活搬上课堂，让学生亲身用跪拜的方式感恩父母，其感化人的效果，远胜过我们在讲台上枯燥无味的说教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无论工作多么忙，都应该记得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，即便是不能给父母太多的物质保障，也要做到经常问寒问暖。

反方

弘扬孝道

不应拘泥于“下跪”

◎ 刘东和：下跪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，个人认为，学校通过下跪的方式宣传弘扬孝道，未尝不可。但是仅仅下跪还不够，让孩子懂得孝道文化的精髓，恐怕比学会下跪要难得多。必须意识到，市场经济下，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孝道。比如，如何理解“啃老族”，下跪后回去啃老，是否孝道的表现？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感人的孝道故事，同样值得我们学习。可见，思想多元化的当下，孝道的内涵外延也在扩大。如果说下跪是对父母孝道的一种表现，那么由父母长辈到社会，懂得对社会对民族的大爱，才是更大意义的美德。

微言

◎ 春鸣：孝顺应是日常中润物无声般的关爱与尊重，而不是哗众取宠的表演式下跪。学校要弘扬传统文化和感恩精神，能不能来点新玩意？动不动就让人下跪，很俗也很缺想象力，千百年来我们还嫌下跪得不够吗？何况下跪磕头亦未必是孝，什么时候才能站着也把孝道给尽了？

◎ 牛顶柏：与其让孩子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孝道，还不如教育家长好好地孝敬老人，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，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

◎ 护持三宝：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给明星下跪，给男女朋友下跪，给钱下跪，为什么不能给生养自己的父母下跪？整天唱着感恩的心，是不是该从感恩给自己生命的人开始啊？

◎ qibinn：从法制的观点看，跪表现的是两个人的不平等关系！应该提倡“仁”与“爱”，摒弃“孝”和“顺”。

◎ 永远de阿贵：孝敬父母我认同，但是我反对跪拜父母！

跪拜礼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

■ ■ 谢浮名

近几年，跪拜礼的倡导，逐渐见于某些所谓的教育家之口，也有学校付诸行动了。上海嘉定区民办斌心学校举办的“孝敬文化节”上，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：“八百多名学生集中在大厅里，站成四排，在《孝亲敬老歌》和《跪羊图》的背景音乐中，向端坐在面前的父母行三跪九叩之礼，然后膝行至父母面前，聆听父母教诲。”

注意啊，是“三跪九叩”，是“膝行”！在数千人的盛大场面下，以如此方式“聆听父母教诲”，我们似乎穿越到了封建时代，看着21世纪的纯真少儿在接受最正统的封建奴化教育！

姑且不问这所谓的“孝文化节”有多大的作秀成分，先说跪拜本身。下跪这个动作，自古有之。产生之初，并不包含屈辱的成分。那年代，我们的老祖宗还没有发明凳子，人们只是“席地而坐”，也就

是双膝着地，臀部坐在脚后跟上。这种坐姿就是“跪”。很明显，跪，当时是适应于任何人的，不显示尊卑长幼之序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无论长辈晚辈、天子百姓都如此。跪着的时候，人和人之间打招呼，也就弯一弯腰，这就是“拜”。这和我们现代人坐在凳子上挥手问好，没有什么两样。

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老祖宗发明了凳子，于是，日常生活里，人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凳子上而不必跪着了，可是，由于当权者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让人们跪着，才能显示那种唯我独尊的王者之气，从而只允许自己坐凳子，人家则必须跪着。这个时候，跪拜的含义已经变了，代表的是卑贱，是臣服，是屈辱。在大力倡导平等自由的今天，再要求年轻位卑者向尊长跪拜，不是倡导封建糟粕又是什么呢？

现代意义上的国家，是禁止跪拜的。犹记得，废除跪拜礼是民国伊始的事，我

们看《阿Q正传》就可以约略知道。一次，阿Q被捕过堂，看到堂上十几个长衫人物，他的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地变宽松，跪了下去。长衫人物说这是民国，不要下跪，可阿Q总站不住，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，终于顺势改为跪下。

阿Q下跪，尚且被长衫人物骂做“奴隶性”，现在进入了21世纪，居然还有人将跪拜礼引进到最该宣扬自由平等思想的教育界，如果不是昧于历史，懵懂无知，将病毒视为珍宝，那么，就只能用居心叵测来解释了。

我国传统的孝文化，是一种精华和糟粕混合在一起的文化，其中有用的部分，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吸收。但是有害的部分，比如尊卑等级观念，则需要我们认真辨别，坚决剔除。毕竟现代教育，不是强制人跪下去的教育，而是鼓励人站起来的教育，必须培养健全的人格、健康的灵魂，否则就和现代文明背道而驰。

感恩父母何必一定要下跪

■ ■ 李明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，在拜年的过程中，包括磕头、请安等在内的不少繁文缛节早已被人们省略，然而孝敬长辈的感恩之心却一脉相传，成为年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表达孝道的形式不断丰富，而这些丝毫都无损于尊敬长辈、感恩父母的内在文化内涵。既然如此，何必一定要让学生们跪倒在父母面前呢？

支持以三跪九叩为形式表达孝道者认为，磕头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一部分，学校这样做，正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。但我认为，动辄就把行动上升到拯救传统文化的高度，显然夸大了某些外在形式的意义。只有依附于强大的文化内核，外在形式才会更加丰富而有意义，而片面渲染外在形式丝毫无益于提升文化内涵。

提起磕头文化，不由想起曾经风靡一

时的满清官场文化——多磕头，少说话。封建社会的最高礼仪成为混迹官场的官诀，失去了主观认同，所谓最高礼仪不免也只是虚伪的逢场作戏。其实，即使是在那些依旧保留磕头拜年习俗的地区，其主角也多是些少不更事的孩子。他们并不理解此举的真正含义，不过是生性喜欢凑个热闹，或者只是看中了长辈手里的红包。无论采取何种感恩方式，关键是应当保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对于含辛茹苦的父母来说，这已经足够了。与其强迫学生“多磕头，少说话”，不如鼓励他们敞开心扉“少磕头，多说话”。

在学校要求学生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过程中，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其实是那些家长——他们是否会因此而体味到“感恩”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看到的是，在这种高调的感恩活动中，家长其实只是为配合完成教学目的而设的“道具”。尽管教学目的本身或许很崇高，但家长自身的感受却无一例外被忽略。这位校长满怀信心地表示“母亲很乐意”，这或许是实情，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老人之所以“很乐意”扮演“道具”，正是出于那份深沉的母爱——面对外界的不解乃至非议，为人父母，谁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增添额外的压力？母爱之伟大，不仅在于不计一切的付出，更在于毫无保留地奉献，哪怕甘做子女随意挪动的一件“道具”。在此过程中，“感恩”的形式越丰富，子女所欠下的情感债其实也就越多，以此来推动感恩，岂非适得其反？

无数人因这一幕而为之动容，不是因为感恩话题本身有多少新意，而是因为三跪九叩的外在表现形式令人感到震撼。撇开“下跪”这样的噱头，感恩文化因此得到了多少普及？恐怕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，当学校踌躇满志策划下一次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的时候，是否考虑过如何使受教育者发自肺腑地认同感恩文化，而不是因惊世骇俗的“壮举”欣欣然而向往之？